

画材是周四到的。拆开两个纸箱,画架、画板、水粉颜料,还有大小不一的几支画笔,齐齐整整地躺在里面。儿子蹲在一旁,小手这儿摸摸,那儿碰碰,仰着脸问:“什么时候才能去画呀?”我笑着摸摸他的头:“周末。”

周末的拼音课中午才散。我接上儿子,匆匆扒了几口饭,把画材塞进后备箱,便往河那边赶。路不远,十分钟的光景,车停在一处土坡上。坡下是河,河上有桥,桥的那头还有一座桥,远远望着,像随手搭起的积木,安静地跨在水面上。

天是干净的蓝,几朵闲云懒懒地挂着,一动不动。岸上的树不算密,一棵一棵散着,叶子绿得发亮。河边的草就热闹了,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狗尾巴草最多,毛茸茸的穗子在风里轻轻摇晃。河水清浅,波纹细细的,把云的影子揉碎了,又一片一片拼起来。

儿子早等不及了。画架从车上卸下,崭新的,我和妻子晓玉对着说明书摆弄——这儿拧一颗螺丝,那儿扣一个卡扣,忙了好一阵。儿子也要来搭把手,小手伸过来,却不知该拧哪里,急得直跺脚。总算架好了,两张画架并排立着,像两棵刚栽下的小树,怯生生地站在河岸上。

儿子抓起笔就往纸上涂,大块大

去河边,画一个下午



AI制图

块的绿,大块大块的蓝,他不管什么形状不形状,只想着把那张白纸快地填满。我握着笔,却有些迟疑。许多年不画了,手指还记得握笔的姿势,心里却空落落的,不知第一笔该落在何处。河对岸的桥,桥下的水、水边的草,都静静的,等着我。我慢慢地调了点绿,又加了点黄,试着在纸上抹了一笔。颜色化开来,湿湿的,亮亮的,带着春天嫩芽般鲜润的生气。

妻子不画,她只是坐着,看河水,看云,看儿子把颜料涂得满手满脸。隔一会儿,她递瓶水过来,笑说:“你画得真慢。”又努努嘴,“你看儿子,都画完一张了。”儿子的纸上是一团一团的颜色,分不清哪是树哪是云,但他得意得很,眼睛亮晶晶地问:“好看吧?我还要画第二张!”

太阳渐渐西移,树荫也跟着挪了位置。我们把画架搬到另一棵树下,继续画。偶有路人经过,停下来看,问是不是在教孩子画画。我们笑着摇头,只说领他出来玩。路人点点头,说这样好。他们走了,四周又静下来,只剩河水轻轻流淌的声音和笔落在纸上的细碎声。

等我画好一张时,儿子已经画好两张了。他的纸上,颜色铺得满满当当,热烈得像夏天。我的纸上,只有一座桥,一段河,几棵树,淡淡地立在那儿,像隔了一层薄薄的雾。天色暗下来,云染了些红,河水也染了些红。我开始收拾画材,儿子却不依,嚷嚷着还要画。他总是这样,遇着新鲜的事,就要一口气做下去,做到累,做到烦,才算完。我们只好哄他,说明日再来。

回去的路上,车里很安静。儿子累了,靠在座椅上,小脸上还挂着几点颜料。妻子望着窗外,轻声说:“还来吧。”我说好。其实不必说的——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时候,在忙碌里偷出半日,在琐事里寻一点安静,像在密密的草丛中,忽然瞥见一朵小小的花。

河还是那条河,桥还是那座桥。明日再来,它们还在那儿等着。日子也还是这样的日子,忙忙碌碌的,但有了这一下午的颜色,便觉得可以再撑一撑了。王琪(摘自《北海日报》)

远矣!”意思是他远比世上那些只担心自己得失、贪婪奸邪、背离正道而丧生的人贤明。

安史之乱发生于天宝末年,王承福从军当弓箭手长达十三年,那时已是代宗大历三年。再过三十年,德宗贞元十四年(798年),此时韩愈在汴州宣武军幕府,王承福在长安已做了多年泥水匠。贞元十七年,韩愈来京师调选,这篇为底层工匠所立之“传”,可能就是此时所作。此文虽名为“传”,但以说理为主,探讨普通人安身立命之道,赞赏普通劳动者这种高尚的为人之道。通篇显示了韩愈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;立意深刻,层次分明,言简意赅,语语相扣,论述鞭辟入里,是一篇十分耐读的好文章。

周丹枫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价却始终守住六毛一斤。

为多挣几分收入,老王将收来的废品仔细分拣。担心金属敲击的声响惊扰街坊,他宁可多绕远路,到空旷的石坪再拆解处理。街坊劝他雇人分担重活,他只是笑着摇头。那晚,小北路高架桥车流如织,老王满载废品的拖车卡在坡道寸步难行。浑身衣衫被汗水浸透,他急促地向执勤交警求助。交警合力帮他把拖车推上坡道后,老王深深鞠下一躬。

广州的包容,未必都在宏大叙事之中,更多藏于市井的细微缝隙。那脱漆开裂的朽木,不只是一件供人歇脚的旧家具,而是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。

廖威锐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短剧

车厢里闷得很。左边坐着个姑娘,右边是个小伙,都在低头刷短剧。我起初没在意,拿着手机看新闻,心里先嗤了一声:狗血,闹腾。可车开了一站又一站,左右两边歇斯底里的台词直往我耳朵里灌:“你这个贱人”“给我查”。

我斜瞥了两眼,剧情转得比地铁还快。这一集还没咂摸出味儿,下一集已经又哭又闹了。过了七八站,实在无聊,手指在屏幕上划拉了两下,下载APP,心想,我就看看是什么东西,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上瘾。

然后,上瘾了。当天竟刷到了凌晨两点。

闹钟响的时候,我正要把一杯红酒泼到恶毒女配的脸上。睁开眼,天花板白得刺眼。周围是熟悉的环境,小女儿在酣睡。六点了,该起床了。盯着天花板,我半天才想起来今天是周几,脑袋昏昏沉沉的。

我这才回过味来。一集两分钟,八十集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长,可我刷电影会困。这不叫偷时间,这叫抢劫。而且是明目张胆地抢。

有什么工作安排,没有任何头绪,脑子里还在过剧情:那个假千金到底什么时候被揭穿?我一边嫌剧情弱智,一边又替女主干着急。这种剧就是这样,你看它一眼,它就赖在你脑子里不走了。

为了不让自己再堕落下去,我把短剧APP卸载了。可到了周一早上,地铁门一开,左右两边又是低头刷剧的人,连站着的都在看。车进站了,旁边人的屏幕正好歪向我这边,一个特写,男主在雨里跪着。我别过脸,骂自己:都四十多岁的人了,还这样没出息。可手指不听话,又扒拉开应用商店,把APP重装了回去。

这一周,卸了装、装了卸,来来回回三四次。有时候嫌广告时间太长,在各个平台间乱窜,找免费资源。实在找不到,咬咬牙充个块儿八毛,一集两毛钱。心里安慰自己:不贵,比喝杯咖啡便宜。可一算总账,一周也花了五六块。倒不是心疼钱,是心疼时间。中年人最缺的就是时间。

周日下午,我发了条朋友圈,仅自己可见:“戒短剧第七天,失败。”想了想,又删了。

戒不掉就不戒了,别跟自己较劲。晚上我又点开新剧,音量调到一格,屏幕的光映在天花板上,一跳一跳的。

老公在旁边打着呼噜,我盯着那个“下一集”的按钮,手指悬了悬,最终还是按下返回键,关掉了手机。

这大概是中年人给自己的最后的体面。吴冰洁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今晚文摘文章见报后,请作者及时与编辑部联系,以便寄发稿费。联系电话:(022)23602884。

人生

韩愈文起八代之衰,名冠唐宋八大家之首;官至刑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。他却曾为泥水匠王承福立传。

王承福是怎样的泥水匠,值得名满天下的大文学家为他立传?这并无史料可查,但昌黎在《圯者王承福传》的开头就作了简要介绍:“世为京兆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,发人为兵。持弓矢十三年,有官勋,弃之来归。丧其土田,手钁衣食。”他家世代是长安的农民,天宝之乱,他成了一名从军十三年的出色弓箭手,立有战功,但他放弃官职回家。由于土地已失,只能做泥水匠谋生。他是一位极其善良的泥水匠:“有馀,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。”一个靠苦力谋生的泥水匠,却能把自己的积余,接济残疾人、患病者和挨饿的穷人,这正是这位大文

学家为他立传的基本原因。

王承福是靠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。韩愈在文章中指出:“粟,稼而生者也;若布与帛,必蚕绩而后成者也;其他所以养生之具,皆待人力而后完也。”韩愈进而说:“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。”而王承福恰恰是失去土地

韩愈为泥水匠立传

而以双手砌墙铺瓦谋取衣食的勤奋工匠。

文章的末段是主旨所在。韩愈对王承福的判断是经过认真研究、周密思考后而作出的:“愈始闻而惑之,又从而思之,盖贤者也。”王承福“贤”在哪里?韩愈具体地指出:“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,以济其生之欲、贪邪而亡道,以丧其身者,其亦

怅惘:“刚做了个安稳梦,倒被你吵醒了。”我递上一袋荔枝。老王眼中倏然亮起微光,慌忙在沾满尘土的裤腿上来回蹭净手掌,小心接过果袋,剥开赤红的果皮,慢慢嚼食果肉,紧锁的眉眼徐徐舒展,这一点清甜,足以消解整日劳作的辛苦。

洪桥的温柔

三十年前,老王只身从河南南下,落脚洪桥,靠着一辆锈迹斑斑的二八大杠,走街串巷收废品谋生。路上遇见茫然寻路的异乡人,他总会停下车指引方向;看见步履蹒跚的老人过街,便上前搀扶一把。旁人一句简单道谢,便能让他常年佝偻的脊背稍稍挺直。他待人热忱厚道,废纸收购

广州越秀洪桥,高楼与青砖老屋鳞次栉比,麻石巷弄深深。街角,一把被遗弃的旧木椅静静立在那里:脱漆开裂,扶手被岁月反复摩挲,浸出一层琥珀般温润的包浆。它并非特意摆放,而是不知何时由谁留存在街巷角落。这把旧木椅,成了收废品的老王最常停靠的驿站。

岭南盛夏暑热蒸腾,黄振龙凉茶清苦的香气在巷陌间流转。沙溪甜品店里,坐满纳凉的街坊。金和大厦的玻璃幕墙紧挨着低矮民居,浓荫漫洒街面。喧嚣之外,老王蜷在木椅上沉沉睡去。小狗旺财伏在几步开外,默默守在一旁。我放轻脚步唤他一声老哥,老王骤然惊醒,眼底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倦意,一口温软的河南乡音带着几分